





原件短缺

五言古詩

香心衣

皇帝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

安瀕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顯桓公八年元年庚申

奉陽君行李充李充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

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

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

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

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

一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

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役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

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言何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

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

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史年表燕

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

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其以權立權謂外

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以權立者謂燕破

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取言謂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

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

高麗國索隱云音朝仙遼東并州北有林胡樓

煩補曰見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北有林胡樓

九原郡城在林榆縣南有呼沱易水出沱故安

西界二郡皆在勝州

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
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

記引此地方二千里帶申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

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井州郡

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

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彌猶巨踵猶繫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義云東垣趙之東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齊趙強

國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

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燕諸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

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

補曰大事 易王文公于元年 顯王三十七年 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 史二十年

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

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

曰當時慶弔應有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

本草烏頭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

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此言秦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

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

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

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

為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

人之服紫敗素得厚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

利所謂名益尊也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

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

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

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
 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
 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行矣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
 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塗泥也自願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補曰姚本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詩
 也素空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
 也國漢屬遼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
 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
 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抱梁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

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

自覆之術覆猶此名護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公所封足下不踰衍楚字楚

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境不規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

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

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忠

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

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之字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無言

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

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 慎觀王元年 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觀其臣知其主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讎以其強故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奉之不敢伐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 因喪見伐之怨

正目 身自削甲札 札札木簡也甲之革緣如之

誤見後說 身自削甲札 札札木簡也甲之革緣如之 妻自組甲緝

之左成十六年 妻自組甲緝 景帝詔纂組註組

緝緝也治之為組以穿札 妻自組甲緝 景帝詔纂組註組

統之繩也 妻自組甲緝 景帝詔纂組註組

與下本文同 妻自組甲緝 景帝詔纂組註組

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二年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

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

或謂齊強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

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積字西困秦三年為秦所

秦為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

將史並而不書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五千乘

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

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

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滅宋之後明

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

復攻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

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

北謂滄博等州在漯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

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

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

已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受命於天矣曰內

寇不與與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

治其外謂謀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此乃

亡之之勢也虎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補曰大

以為會使會能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臣請獻一朝之

費元作賈補曰疑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行之字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馬自莫為臣先後者為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

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

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曰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會

質齊曰鮑因此指為王會事然史云一子質燕

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

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內懼少太后曰賴

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補曰姚本懼者憂無者字

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白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

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

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亦公之終也

封公子百官持職待猶守也封無職也群臣効忠曰公

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

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而太后弗聽臣是以子功而封之也姚同

知人主之不受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

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

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

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龍言多如此然

觸龍言多稱之切所以人多稱之切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此燕字姚同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

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

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無如之何

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不比不行謂之鱈魚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

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
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
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
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
主一本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
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謂卑名
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

司 疑當以三者 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

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謂兗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攻謂燕。北攻姚一本必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秦之伐韓，以中山亡之。秦不暇救，故趙亡

山者 謂一本之伐此以伐下句同。姚並同○按

趙策蘇厲曰：楚人以伐此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林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

與魏連兵，中山失助，亡此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

中山，則齊非中山與此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

善信矣。趙與齊燕滅此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

已與世家差一年。且此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
始合齊，燕滅之，邪而此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
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網
目書中山君奔齊，齊此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
伐楚而趙不與，趙得此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

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一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一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上八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以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王惠文三年始今秦之伐楚亡特迂其王尔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

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

下宣正曰通鑑大事記報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

策與孟子合甚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

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

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本名厝詰索隱云春秋後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

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屬猶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

與友黨補曰姚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補曰一本其言貫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田土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

石計祿始子之南面二行王事而噲老目休不聽政

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

恫然將軍市被太子正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

何以知謂齊閔宣王田山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

足先後補曰正義云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

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

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然元作恐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補曰孟子勸齊伐燕者

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王因今章子

將五都之兵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

之眾齊之北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

當作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國記三年有處謂王曾七

史有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國記三年有處謂王曾七

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

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

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

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冀國子會

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名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

許由說不受有讓耳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會於是

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曾於是乎

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

世因此速有不可慕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

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

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感者其唯知實理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

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

持補曰史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襄

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

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齊使歸

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魏其合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秦五國無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於是出蘇代

代補曰史之宋宋善待之魏曰此策自蘇代過

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補曰名平元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大王之所

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王正曰魏策稱襄子以

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

補曰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

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料尾即斗之柄其形若令之

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熱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

人進斟羹補曰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句正曰索隱云熱

羹補曰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句正曰索隱云熱

塗地補曰正義一本反斗而擊之代其姊聞之

摩笄以自刺也補曰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代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規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補曰趙燕皆不書大王割十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補曰趙王姚同補曰效河

補曰趙王姚同補曰效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天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

在僅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

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

恒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

之東不相肖者自衰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矣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

甚蓋州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

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

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

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

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曰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

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

燕客之言曰他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

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

利誘王使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

者也彼惡知所謂

天下為度者乎

一本此有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

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

願也此記有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役僕誦指而事之屈指也北面而受學

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

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

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斯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補曰音雖响藉叱

咄响呵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响呼俱

策向藉義亦不類當是响藉見韓則徒隸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

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

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正曰楚世家銷人見國語韋

居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

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

至者三之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

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

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

年國殷富士卒樂佚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處謂燕昭郭

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尊欲得賢士而事之

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我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喻焉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

則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 **補曰**立國用賢固

三代之道米可印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疎

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 **補曰**太史公固為疎

引國策說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鴟冠子博選

篇亦用隗言此則仰宗意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

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衆猶鞭笞也御諸國使齊北伐燕即雖五

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頓

也敝之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

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

車十五乘補曰姓本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

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 **補曰**舉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之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人為井區注井區所以受水

潦鄭司農云匿路則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展

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

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

終不成實啓之引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

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

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

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

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

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

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虎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

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

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

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

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

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權輕奉

元作秦萬乘助齊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

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

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

也宋者齊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

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足下

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齊之北夷謂山北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

方七百里加以魯衛言齊因舉

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

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

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

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

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負客秦秦挾賓

客以待破

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買客本欲并天下

策長實之秦挾實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

策有此文法實即擯二客字因負字誤衍秦王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然而王何不

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

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

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

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微驪作驪驪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也當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跣驪字與驪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齊秦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字句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喻策言魏出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之類代為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鮒衛卿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

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
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
如鮑焦史鮒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
者也臣以為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不與生俱
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
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
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
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况也昔者

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待

而不取也此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

朝燕以朝秦禁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

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

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

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戰砥劔矜

柄戟蓋為矜施戰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

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

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皆燕何如對曰足下以

愛之故與

補曰

與平聲姚復有則字

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

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

不得

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

而乃

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

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

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

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王

補曰此宜有主字

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

躓路也

於是宜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

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

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

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

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

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補曰

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

訑

沈州謂欺也

補曰訑徒

案反或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

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

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

敗無成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使虜謂訑亦君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

已則不使過之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

非此之謂也蘇代謂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

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

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

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

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蘇子也

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

趙之質子以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

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

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

也持猶使補曰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

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曰一本公王按字

勻者虞欲反隸始如黠以別王字新序有公命說

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

此類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王父名正曰

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欲攻今其言

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元作知

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

無厲補曰無今賢之兩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

之並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奉陽君之怒甚矣代此

言自如齊王衍王王補曰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待人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以今

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

合苟可循也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

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

榮辱皆論逃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曰屬音類見秦

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

之患也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臣必勉之

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

必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本

此有不若逃而去之詐以臣以韓魏循自齊逃

為字而為之取秦言勁深結趙以勤之此

韓魏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為之不補累燕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

不累奉陽君告朱謹曰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指奉陽吾弟子相子謂又不予卿也

卿也予亦為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之不累燕故代雖為

謂其怒燕者疑也欲猶須也言其伊尹再逃

國不怨燕也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果與鳴條之

桀而之湯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

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果與鳴條之

伯伯虎相益柏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

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張儀逃於楚傳不書

之儀至楚白圭逃於秦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使

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薛公

釋載不乘逃出於關齊緡二十五五年田文入秦秦

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曰士上士好客自喜

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也預言不勝與齊合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

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

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志也

聊為之此其所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

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

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曰魏曰得趙燕得燕趙元作趙

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聞當作

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

而陽攻以疑齊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今人代令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復王會所失燕兵在晉

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

而陽攻以疑齊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今人代令謂閔王曰燕之

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王使臣也是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

正曰處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車記引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亦狸則正義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

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蘇代傾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張儀矣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非燕昭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明代其危哉功成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
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之問齊離趙之交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方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率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也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枳屬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齊得宋而國亡此即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

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

水出岷山補曰乘夏水江夏註沔水自江別至南

汶眉貧反即岷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

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四

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

江之南非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

其地也正曰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

云隼今王乃待天下之以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地韓

范雅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一日而斷

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川河陽縣西北

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補曰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

同補曰索隱云繇音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止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東時屬趙卷見魏策正

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

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

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

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係此下軹元作枳補曰姚

按枳道即河內道道南陽封真道所由也後志

封引此補曰南陽即修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

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小榮口榮澤之口補曰索

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

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

此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

徐註紀年曰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

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

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

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濟陽說又見秦策宿胥

虛頓丘並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

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馬蓋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補曰齊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有齊無秦無齊

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石

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因以破齊為天

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其後楚擊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

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

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補曰見苟利於楚寡人如自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補曰見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

項紀註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實元作至補

索隱云公子延秦子一四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

三字史姚同索隱曰謂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

陽馬索隱云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

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補曰適即上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

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用兵

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

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

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岸門之戰

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穎

穎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其註補曰高商之

岸門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秦之所殺三

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與秦戰死河西

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

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補曰西河上秦禍如

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

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補曰不至之使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

用此除燭之武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

是而無元作先先補曰上疑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

而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

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

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承補曰

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孰計之也使者

乘承通後昌王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

國君章有國君章有國君章有國君章有國君章有

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

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為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麤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鳥蚌合而箝

其喙箝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皆

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

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雨作兩

將兩謂關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鷸知

有術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

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

惠王昭王子元年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韓魏燕之兵

正義云故昌城在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

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而燕昭王即位

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

有之故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正曰說燕

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號焉

十四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
 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
 劫代將軍為將軍以暴露於外同暴曝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郄隙不合也郄遂
 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節恐當在後章燕王
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
 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非而殺教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何以罪在

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
 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
 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
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假魏節使燕
魏至燕故大事記附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
 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也

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

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

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一作勁

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

得淮此魏欲得趙若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

民然之補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

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

濟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閔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賈車甲珍器

盡收入燕補此數語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

鐘名補曰索隱云大呂齊故鼎反乎曆室故鼎齊所

禮遂以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曆室燕二宮

名在幽州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

齊伐燕殺補今注本無齊器設於寧臺燕薊丘之植

薊幽州國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

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

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於汶上之汶水非

門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

其志補曰一本以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

封之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

聞昏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蚤知先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及

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

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

施及萌隸同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

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而賜之

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楫名馬革為其形以歛骸骨

應劭云取馬革為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

入江而不改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

辱之非離毀也猶遭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已長而談彼短

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補曰

無乎字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蓋衍

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

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

止侵畧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求逸民顯而禮

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凡

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

王不能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用之於齊○呂子讀

書記曰樂毅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

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

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

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

怨潘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潘王死人心

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

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時亦恣意虜掠正孟子

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之伐

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

然徵以毅之自言蓋不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為

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以齊伐齊孟子

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

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其罪也故愚

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曰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

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

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

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

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

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剗判及

補曰姚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

本作反姚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韓非子

邊侯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

王喜王五十二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

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

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

起六十萬以攻趙今栗腹以四十萬攻部使慶秦

補曰史作卿秦一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

萬遇栗腹於部使樂乘毅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補曰史在

以書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

國一云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

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

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不虞

君之明罪之也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以棄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

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

本說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一

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

元作恐補曰字有誤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

恐本心所姚同

此九

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行有失而故

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任不

肖之罪任猶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其

所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家之有垣

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室不能相和出語鄰

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

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

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

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

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

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

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

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柳下

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未必有失而善論議

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

者輟也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

也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

之宜在遠者疎遠之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

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然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意君曰其意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以成而過不顧

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也我言間量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

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

報禮不云乎其嗟也趙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復諫

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偉文也

意少未見其果可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補曰新序以

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讓毅無數罪之

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

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末云間

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

年廉頗破殺栗腹虜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

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

燕以樂乘登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

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

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以兵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者過趙趙王悼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

下服矣燕元一作茲燕補曰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

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天下必不服而燕不

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

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

王使使者賀以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

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為秦北下曲

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

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之燕趙同

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

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涇陽城兵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一

鞞下同索隱云音翹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

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

有所定也太小何以見陵之怨秦傳言丹質秦遇之不善欲批其

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侯

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

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補曰姚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亡然其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

戰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雖有

亦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

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

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督且且非獨於此也夫

四十二

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補曰一本其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行曰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不敬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

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行願願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仰韓信俛出東方俛行見荆軻俛即俯字漢書晁錯傳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補曰一本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

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

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屬勉軻使死之耳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

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

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

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僭孤也又劉向

曰燕王真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其意

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

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闕言示之以利秦王貪

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

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字姚同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唯荆卿

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

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

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之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行今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註引此正義云督

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

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

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刺也知鳩反補曰提

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

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

齒前見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也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

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

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也而淬之也後以試人

血濡縷沾濡衣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遺荆

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補曰

悟悟作忤說見魏策視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酒於其側曰餞取道高漸離擊

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去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轡之

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

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怏慷士

不得志也曰一本慷慨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中庶

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也嘉為先言於秦王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補曰一本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

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六

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

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

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

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

設車輅文物兩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愚按漢

書大行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

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嶷荆

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陞升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

武陽顧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子故振懼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時惶急劍堅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提揜也且即于反提姪帝秦王方環柱走卒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行揜字本

註字揜補曰姚本無揜字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揜也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揜與擲古字同持益

反亦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如箕

云展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復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

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各有差而賜

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

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

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

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三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兼

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

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

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

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七首之明也數王武

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所可待鞠武

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

其所不可者歲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

白衣祖送者係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

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

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

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

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惟軻於此則無

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

萬乘之眾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

得置中免何敗獲之憂鮑以三大並論愚謂三人

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

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

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燕卷第九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六

東陽吳師道重校 雲鮑彪校註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一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

景公

景公名頭 恭王四年乙酉 景公名頭 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堯樂

則豈先師春作繚頭 曼堯樂音讀固相混若

閣古器有宋公 曼堯樂音讀固相混若

公輸般

魯之巧人 班固通漢書班師之為楚設

機梯

之地疏機開也 雲梯者之屬 梯撞車飛石車弩之

具將以攻宋

墨子名程人聞之 百舍重繭 百舍重繭

高注下有重繭 止宿也按繭即躡字吉典反增韻謂足抵起如繭

支音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吾欲

藉子殺王而鄰反集韻云王並作殺至云人至並

唯思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梯上之高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

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服焉請見之王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錯之車有飾者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本短使之衣鄰有敝輿

一作短韓文考異云短揭一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無短方云貨殖傳用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

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管功是唐儒兩用之故

少陵以長纓短褐今按國策短孟嘗傳國策墨子

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孟嘗傳國策墨子

短司馬貞亦音監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

短儒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短衣短褐而高誘無說

未必皆傳寫之訛抑子厚亦嘗用之安而欲竊之

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

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

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黑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救與也荆有雲夢犀

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曰爾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章夫小九五曰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元作惡字誤以王吏之攻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處謂翟之

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

給不豈為若說止攻我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

焉假比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

竊疾者也**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

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幾

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殺臣不能

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史云墨翟

宋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按

別錄墨翟書有文子文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

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思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

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

子毋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

云揚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

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曰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武靈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

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苦扶梁伐趙助之以害趙國

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

處謂翟之

說美矣然

服病

而無有

械成將

之攻械盡墨

以距子矣吾

者吾不言幾

欲殺臣殺臣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

前故次之此 **正曰** 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

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 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 **正曰**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

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 曰君日

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長矣

君宋 自知政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

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與政 則公常用宋

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

以求講於齊賣謂銜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聽其 以明宋之賣元作資 **正曰** 楚重

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已 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

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剔成 **正曰** 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剔成 **正曰** 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剔成 **正曰** 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剔成 **正曰** 剔成齊宣同時知非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勸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

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

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

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 果拔宋五城而荆

不爾史記蓋謀

補曰

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

力也

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

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

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 果拔宋五城而荆

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而君偃弒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
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

顯王四十年癸巳按世家剔成

四十年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

出奔齊偃自立

宋

行康字

康王之時

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

春秋皆以偃謚康王

有雀生

旗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鶴鷄為

注同文鶴音格鷄音忌鷄音欺

此與爾雅鶴鷄鷄

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鶴鷄非祥也黃公紹韻會

為詳今通

於城之陬

陬隅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鑑作鱗

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補曰高註太史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

遜太史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隱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

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

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滕定公文公則杜說誤策所記是也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

罵國老諫臣元作曰

補曰疑

為無顏之冠

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字誤

以示勇剖偃之背

鏃朝涉

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

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民散城不

之脛所也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補曰世

王偃年表云死於温温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補曰

魏地新序得病字

而

魏共伐宋殺康王而

滅國三分其地

家語昔者

殷王帝辛之世有雀

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
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
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
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毅後也疑
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之野王陽是也

靈公襄公三十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彌子瑕公幸臣

其妻與子路之妻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善衛人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為雍鈕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者

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

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而向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

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

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

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

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

彪謂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

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

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

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言黃不一處此未詳過衛使人謂衛君策此

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補曰左傳出公

與褚師比等逐公越臯如等將納公文子致眾而

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

哀公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

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

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夫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

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夫在中者國中

惡臨議其事議謂諧蒙大名蒙冒處挾成功坐御

以待中之議坐具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

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

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騶駘四百壁補曰一本

衛君大說群臣皆智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

字姚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慮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筭補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

晉荀瑶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

載此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

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

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

賴矣利賴猶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

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

魏入上秦惠八年魏納河西濱洛之地盡而弗能一本

姚有復字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曰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

善元作善姚同魏秦王必然公樗里疾曰奈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

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

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

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並溢鎰通焉

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於金於蒲以自

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

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四曰曰臣聞秦出

元作入兵下有出字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

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當作專事秦無有

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梧下至即門而反補曰姚

郎門按韓非子使郎中曰聞道於曰客偶思念得

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

已者過急多過猶於事人者過緩公主緩於事已者

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不也魏王趨見衛客此

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校槍之計况小子乎彼哉彼哉

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一貧者也正曰此本高註竊

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

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正曰靡忙皮反晉灼曰

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逃之魏衛

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亦贖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

三百或民無廉恥雖云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之言及此足以興起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

乎以羣臣之所諫知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

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

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

矣謂曰韓悲子有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

且唐且龍且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

其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

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高麗疑人名所用

者縹錯挈薄也名二臣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子謂君以下

上言死則心異故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錯錯主

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毅順且

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君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慮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賤矣蓋諫者之言

而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

衛君為賢其實非也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言愛也拊尤愛之

服擊其驂則兩服馬拊擊也兩傍曰驂轅中曰

鮑以為借馬故曰愛勞答也車至門扶婦下教

送母母送婦者將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

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晡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

此策時不可考見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

類相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廬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陘

鮮虞國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

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

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前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哀補曰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

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武靈八年書五國

相王即秦七年也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

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

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慎魏之

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

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

年善王召公子職於韓則其時已稱王矣七國惟

○又顯王二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
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
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
魏為王未之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
鄲之勝齊以柱陵之勝各借稱王若今年書魏方衰
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
齊魏借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己
之借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
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
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魏
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
無其實敢愛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
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
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
鮑誤而中山後
持持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
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
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
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比吾救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

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由六趙魏伐之過矣以

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並益廢王益猶甚也

於此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從六趙魏廢其王而務

附焉附趙魏也主廢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補曰高

為趙魏驅羊者齊故不附之非齊之利也豈共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丑石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則中山必恐為君

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彼患亡其國是君

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
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

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召只海齊也先已王補
與同王則此是欲皆在為王而直發在負海廢之今召

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元作五五

疑此或有誤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

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

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

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也進難信以為利田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上張登因謂趙魏曰

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亦羞與中山並元作

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

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

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一作千姚一本乘之國也何佐名

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

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

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一諸相中山恐患之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攻藍諸君曰齊強萬

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而成其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
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
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
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開

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

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

讀作陔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

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王苟舉趾燕趙聞之

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

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

也此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

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

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監諸君曰

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

必不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押闔風氣而文無害亦

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正曰**押闔狡獪豈非

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

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 **補曰**姓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

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

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曰臣抵罪君曰行

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居頃之

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

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

相中山徐廣二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臆於宋而

秦昭王一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韓子云公孫弘

斷髮而為越王 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 **補曰**詩

也言趙使屬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

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

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請

為使也田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者多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可以為司

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

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陰

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也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

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陰姬公稽首地也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報之司馬喜即奏書

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曰臣聞趙

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人

都邑觀人民謠俗曰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力言之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

目准頰權衡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衡眉上

蔡澤傳成是鼻索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彼乃帝王

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

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

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
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
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
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
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
曲折小差著書者
自以所聞駭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司馬喜繩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
張儀於剪袖其惡尤甚
記者好李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車者傾者却不為也一本與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

隘巷之士者君而朝立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

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若此不

亡者未之有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

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

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

而韓非子有善考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曰商君之言曰國之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

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

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不至

之事 治未必然 大事記據 曰氏春秋 孫太史屠
忝謂周威公曰 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
所以異於禽獸 麋鹿也 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 中
山之俗 以畫為夜 以夜繼日 男女切倚 固無休息
其主弗之惡 此亡國之風也 居二年 中山果亡 其
亡之故 可考矣 使賢俊盛多 尊禮無失 則當時風
俗安得 至此乎

凡九章

庚戌三月十八日悟言室閱過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代子夕惜陰齋漫閱





